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鄭成功與金門之關係述論

李增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提要】從《金門縣志》而言，金門的歷史大事有四：一是南宋朱熹主簿同安縣，過化金門；¹二是金門中科舉進士、明代中後期官宦之風尤盛；²三是鄭成功據守金廈以抗清；四是民國卅八年古寧頭大捷。這四件歷史大事前兩期是「文」，後兩期是「武」。然則無論是前後，文武大事，這些金門的歷史都與臺灣的歷史發展有唇亡齒寒的興衰存亡有關，兩者的歷史運命的發展可說是「命運共同體」。而在這金、臺兩岸歷史發展中，前兩期之「文」的發展，金門受大陸文化影響較大，但在持續的發展中，卻在後期，可說是間接影響臺灣。而在明鄭、與國共對抗之戰爭中，金門卻直

¹ 朱熹做過同安縣主簿，金門古屬同安縣，朱熹到過金門，金門有朱子祠。金門士人受朱學之教化薰習，以閩學為宗。例如丘葵（宋末一元時人）字吉甫，號釣磯，小嶝嶼人。早有志於紫陽之學，親炙呂大奎、洪天錫之門最久。詳見《金門縣志》（金門縣政府印行，民國八十年版），卷十二〈人物列傳·丘葵〉，頁1461。

² 金門文風鼎盛，自宋始，參與科舉成進士者甚多，從《金門志》文舉表上見《金門志》頁1433-1442，僅以進士計者，計宋有五、明有二十八人、清有六位。其中在明之萬曆年中尤為出眾。例如蔡貴易、蔡獻臣父子同為進士，蔡復一、許獬為會元殿試二甲第一，林釭為殿試一甲探花，最有名。清之鄭用錫為開台進士，清末民初，最為寥落，至民國年代，提倡新式教育，民國六十年代至八十年間，僅以博士學位計即五十一人、碩士一百一十人、學士二千三百五十人。（見《金門縣志·文教志》，818頁）。在此文風下，於清之時，是金門文風影響台灣，如鄭用錫、呂世宜、林豪等。見《金門縣志·人物志》，頁1497-1498。日據時代至民國三十八年間，金門與台灣相為隔絕。民國五十年代迄今，是台灣文化影響金門，金門人又至台灣與之交融。而有清一代，金門以武將參與台灣平亂者甚多，如蔡攀龍平林爽文、邱良功，李光顯平蔡牽海寇。見《金門縣志·武績》，頁1484-1489。

接捍衛了臺灣，並且直接影響了臺灣安全。

本文即從鄭成功據守金廈，從金門的觀點以管窺鄭成功之歷史發展，並著重在鄭成功之後金門與臺灣兩岸歷史的交互影響與發展，並加以反思。

本文除前言為開鑰外，先從分析金門的地理形勢、歷史的因緣的論述導論出鄭成功的據守金廈的原因，其次論述鄭成功據守金門的史事、管理，與金門人的參與。而後鄭成功由金門料羅灣出發攻臺。從鄭成功的壯志未酬、到鄭經對金門廈門的攻守與鄭經澎湖海戰失利、鄭克塽降清，而後再論述清統治臺灣到甲午之戰的臺金關係，與日據時代到民國卅八年金臺關係之中斷及其卅八年古寧頭大捷後，金門與臺灣的關係，再附論金門人紀念鄭成功。之後結論——金門人對金門與臺灣之反思。

一、金門之地理形勢

金門之地理形勢與鄭成功之所以選擇為反清復明之根據地密切相關，以其險要故也。鄭成功（1624—1661）在收復臺灣之前，³於抗拒清兵之戰，無論是北進攻南京、西征呼應永曆帝攻至潮州，或退守之據點，皆以金廈兩島為根據點。然則鄭成功何以能以此兩彈丸小島為著力點而抗清，甚而後來國軍於卅八年古寧頭大捷再以金門小島阻遏共軍並殲滅來敵，仍是以金門之地理形勢之特殊險要之故，然則其所謂之險要為何？

金門位於東經 118° 24'，北緯 24° 27'，即在福建九龍江出海口外，古稱浯洲，又名汕洲，又有浯江、浯島、滄浯等諸別稱。⁴後名「金門」，⁵古屬同安縣翔風浯里，民國三年改為金門縣，其縣境包括金門本島（俗稱大金門）、烈嶼、大嶼、小嶼、角嶼、大膽、二膽等十五個島嶼，總面積 178.96 平方公里。其中以金門本島面積 134.25 平方公里最大，烈嶼次之，為 14.85 平方公里，其餘十三島為 29.86 平方公里。（目前，國軍佔有金門、烈嶼、大膽、二膽；共軍佔有大嶼、小嶼、角嶼。）大小島星羅棋列於九

³ 鄭成功，初名森，字明儼，號大木，南安縣石井鄉人。父芝龍，母家（田川）夫人，日籍，明天啟四年—永曆十六年（公元 1624-1661 年）。其事蹟詳見《金門縣志》，卷十一〈延平郡王〉，頁 1424。

⁴ 金門之名稱，見《金門縣志·方域》，頁 221。

⁵ 「金門之得名，始於明洪武二十年置守御千戶所，江夏侯周德興築城於此，取其『固若金湯，雄鎮海門』，因之名金門城。」同註 4，頁 222。

龍江出口外，其內為廈門島與鼓浪嶼，其周圍即為泉州府、漳州府。古人對此重要地理形勢描述甚詳。其云：「浯江、泉南之捍門。」（《清白臺稿》）；「同安三面距海，金廈尤為險要，門戶之防也。」（《方輿紀要》）廈門為福建閩南對外貿易往來吞吐港口之門戶，而金門之位置卻是扼廈門港出入外海之咽喉。故云：「金廈門戶，全省所關。」（陳之倓《同安縣志·序》）而其總要即是「控制澎臺，阻遏閩粵。」⁶其與閩、粵、浙海岸之聯繫，與控制臺灣海峽之要地。

「金廈兩島，為泉漳屏障，金尤為廈咽喉。據上流足控制臺灣，而與海壇、銅山（東山）、南澳各水師互相犄角。曩者倭寇及鄭氏，均先由此地闖入，閩中諸郡，遂罹烽燹，是金雖屬丸泥片壤，而海門鎖鑰，要地攸關。」（章倬〈金門志·序〉）

其對外之關係，則為大陸福建與外洋——東海亞與日本貿易之要地。

「金門與廈門相脅齒，雖富庶不及，而地之險要尤甚。其山川則有太武雄峻高聳，為賈帕往來之標率。其險則有料羅、塔腳（水頭港），為商賈所停泊，渡臺販洋之所自。於廈門為其外捍，無金門則廈門孤懸海島。」（周凱〈金門志·序〉）

其對臺灣、澎湖之重要：

「無金門即無臺澎，有臺澎便有大陸，金馬臺澎，固關係中華國運、世界和平。」（民國四十年六月，蔣總統答覆美國新聞週刊訪問）

「金門是臺灣與大陸之間之踏腳石，封鎖住廈門港，對臺灣本身及自由世界之防禦，極為重要。」（美國駐華大使柯爾克海軍上將訪金談話。）⁷

而金門的地形地貌上，有雄峻的太武山。其山為花崗岩，利於做防禦

⁶ 「同域在泉漳之衝，三面羅山，皆鐵立千尋，屏障天造。東南二島，扁鑰海門，為兩郡之巨鎮。控制澎臺，阻遏閩粵。大嶼盤礴，近貼內地，蘊之以篋簣，輔之鼓浪，高居堂奧，雄視漳泉，中左之鎮城也。東懸海表，為廈外海，官澳以內之港道沿邊（安邊船港）、料羅以東之水天無際（洋船候風於此），浯島之幅員也。二嶼守內港之邊，二擔捍外港之門，烈嶼當兩島之軸，而海疆之形勢，概見於此矣。」

⁷ 以上關於金門方域形勢之描述，詳見《金門縣志·土地志》，頁 221-222。

陣地，以及有丘陵，利於防守，亦有平原，然多沙質，亦可生產作物，以及海潮潮差甚大，其雨量不多，溪溝短，而多風，春季多霧，其田為旱田，土質貧瘠無水稻，多生產雜糧。古時雖有森林，近世卻光禿，國軍於卅八年後多人工造林。人口不多，五萬上下，多外移為僑民。大多務農，少數為工、為商、為雜役等等。民風純樸，亦多好學，故宋明多有文人進士。因明清設有總兵署，子弟亦多有從軍，故清代多武將。此為鄭成功至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捷之金門形勢。

然則金門、廈門地理形勢，自古即此，何以惟獨於明末鄭成功能以金廈兩個彈丸之島而抗拒天下之兵，而國軍於大陸節節轉進而未聞有一勝仗之下，而惟獨最後關頭有古寧頭殲滅共軍而有大勝、遏阻共軍渡海攻打臺澎之勢，其故何在？如此則要細究鄭成功與國軍的歷史。歷史的把戲很諷刺，兩次大陸的淪陷，一次淪陷於清朝，後一次淪陷於中共，兩次皆至臺灣，而其關鍵性的戰爭都發生在金門，金門淪落為戰地，對金門人而言，不知是幸，或是不幸。

然則先問金門何以能提供鄭成功做為抗清的根基地？那就是鄭成功實際上亦佔據廈門島，廈門亦為一優良的深水港，為閩南泉、漳出入門戶，亦為對外貿易的門戶。保廈門必須保金門，失金門則廈門為死港，兩者為唇齒。而這兩島四周皆為海洋，廈門旁有鼓浪嶼，然距大陸陸地亦較近，比金門較易被攻陷。金門群島距離陸地較遠，所以攻打這兩島必須有強大的水軍為主力，要登陸這兩島與必須要有眾多的船隻，也要有訓練有素的水軍（海軍）或海軍陸戰隊。另外，金門多北風，船隻不易駕駛，其潮流迴旋衝力大，知其潮水水文不易駕駛，其潮差大，漲潮落潮大，灘地伸縮差距兩三公里，時間又一兩小時，是故木船登陸不在一小時內撤離則擱淺在沙灘上，動彈不得，而易被對方毀滅。卅八年登陸古寧頭海岸的共軍木船即被國軍火燒彈燒毀，使之不能後撤再運第二批登陸援軍，已登陸者敗仗後又無船可撤退，導致全軍被俘殲滅。此是海島戰役易守難攻，並且若以水軍為主力者則據守此島則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最佳地勢。鄭成功繼承鄭芝龍所建立的海上力量，是以水軍為主力的部隊，恰好有此優長，金廈的地勢變成了它的蛟龍之淵、猛虎之穴。

再者，從金門所處的地理位置，成為鄭成功所開闢戰線的中軸站，故鄭成功以海軍北伐攻南京、西征至廣東的潮、惠，中有攻打浙江、舟山、福州，中間在福建泉州、漳州地帶與清軍拉鋸戰最多次。從這許多戰役而

觀之，無論在北伐、南征、周圍戰爭，可以看出，凡是在初期以水軍為主力的突擊戰，尤其是水軍的決戰，都能取得短暫的勝利。但若佔據後換以陸軍防禦，卻無法持久固守已攻佔後陸地，反而易被清軍反包圍的擊退，而之後又僅能利用海軍撤退回到金、廈才能固守，而清軍對於鄭軍的水軍又無可奈何，由此可見鄭軍是以水軍為主力才能以金廈為根據地而形成對浙江、福建、廣東海岸縣市的突擊戰。

其次由於地緣關係，鄭成功是南安石井人，與金廈兩島一水之隔，故其部隊主要成素皆為故鄉周遭泉、漳、同安之子弟，其對漳、泉與清兵纏戰最多次，這些在銅山、海澄戰役等等，皆以金廈兩島為出發點與退守點。

再者，從金廈與臺灣戰役的關係上而觀之，鄭成功是在一六六一年三月廿三日從金門料羅灣出發，先佔領澎湖，再由澎湖攻安平，而驅逐了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收復臺灣為中國行政版圖。雖然金廈於鄭成功死後不久就被淪陷於清，而鄭經亦一度於耿精忠反清時又攻下金廈，再以金廈為跳板攻打福建沿海，雖一度有小勝，但又失敗，最後鄭經亦放棄金廈返臺，⁸不久鄭經於卅九歲亦病歿，而臺灣不久亦被施琅水軍攻下澎湖而鄭克塽隨著降清，臺灣亦歸入清朝版圖。

二、鄭氏在金門之型態

鄭氏祖孫三代——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都與金門有關，鄭芝龍在金門立為前哨，鄭成功以金門為反清根據地，鄭經以金門為跳板反攻大陸而後撤守。其中以鄭成功佔據守金門最久，且以金門為根據地而持守之，此時期金門對鄭成功反清復明的事業最為重要，分別敘述之：

由於金門的地理位置突出在九龍江口外，為泉、漳、廈、閩南腹地的海防重地，因孤懸於海口，故為海盜所侵略之地。自明以來「金門兵事，首則倭寇，次則海寇，再次則紅毛夷。嘉靖以還，為禍最烈。」三者交互侵略金門，金門受禍淒慘如此。而鄭芝龍萬曆至天啓年間，「天啓六年，

⁸ 在鄭成功據守金門，金門未嘗失守。而在鄭經時代，即第一次棄守金門「在永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十月，清與紅夷合兵攻廈門，世藩力創之，尋棄兩島退守銅山」。《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余宗信編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06。第二次順三藩之亂，收復金廈故土後，又於永曆三十四年，棄守。其母董夫人痛斥曰：「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政，各樹其黨耳。」陳澤編著《細說明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05。詳見下文。

春三月，鄭芝龍泊金廈、樹旗招兵，從者數千，所在勒富民助餉，旋揚去。七年，入中古所，不侵擾。」「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受明招撫投誠，授海防遊擊。」「二年攻海寇李魁奇，敗而降之。」「斬叛寇楊六、楊七於金門洋。」「六年，海寇劉香老出金門劫掠，剿之。」而鄭芝龍自天啓年間至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九年）丙戌降清之間。鄭芝龍初為海盜，至金廈招兵、征餉、敗官兵，後受招撫則攻剿侵略金門之海寇。「按芝龍幼習海洋，海盜多故盟，自就撫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⁹遂成浙、閩、粵、臺之海上霸業。由此可見，鄭氏雄據海上的霸業是由鄭芝龍所建立的，後來鄭芝龍雖然降清，受挾持囚於北京，但其海上的勢力卻由鄭氏家族所掌控並歸趨於鄭成功所繼承。而鄭芝龍為泉州南安石井人，與金廈為一水之隔，在地緣上與金廈裙帶關係，故鄭氏父子無論是兵戰、財富，招兵皆與此有關係，亦與此地緣共存亡。而其部將兵卒亦多漳、泉（包括同安、金廈）子弟兵，亦多為砥柱力量。此為鄭芝龍所奠定者。而鄭芝龍這股海上雄兵，完全由鄭成功繼承並做為抗清的主力軍，並將之帶至臺灣，其後則由鄭經經營臺灣的基礎，而當這股主力軍於鄭經晚期及第四代鄭克塽時，內部分裂則外力一擊就土崩瓦解，而歸降於清，遂結束了反清復明悲壯的史劇。¹⁰

之後，鄭氏家擁立唐王，於隆武二年秋，芝龍族姪鄭彩、鄭聯迎監國魯王遁居金廈。十二月福州破，唐王舊屬南奔，時聚烈嶼，鄭成功會之，供明太祖位，設祭定盟，旋下南澳收兵。「芝龍議降，成功與鴻達泣諫不聽，乃赴文廟焚儒衣，所厚陳輝、洪旭（金門人）等九十餘人遁金門。」「永曆二年至四年（公元一六四七～一六五〇年），時金、廈兩島為鄭彩（金門）、鄭聯（廈門）所據，其部將楊耿分據浯州、縉紳多罹其毒。」「章雲飛，恣肆不道。成功率甘輝等精兵五百併聯其軍四萬餘人，招彩全軍解付。」「成功遂有兩島，兵勢日盛。」¹¹

「永曆五年，辛卯，春，閏二日，成功春詔南下援粵。…三月，清巡撫張學聖偵成功遠出，以馬得功襲破廈門，乘勝進窺金門，時金門水師單

⁹ 見《金門縣志·兵紀》，頁1215-1218。

¹⁰ 同上註。以上所述在鄭芝龍在金門，詳見頁1217-1218。

¹¹ 同註9，頁1218。

弱，忽大霧，咫尺不見人，清兵不得進，援師集，霧始散，因得保全。」¹²

「永曆六年，成功移師金門之白沙，練兵後浦（現在金城鎮）；八年發漳州，八邑俱下。分所部為七十二鎮，命六官治理國事，奉監國魯王，瀘溪王、寧靖王居金門，悉贍給之，禮待縉紳盧若騰（金門賢聚人）、王忠孝、沈光文等，軍國大事，時諮問焉。」「九年，築浯州城，札營操練，大演陸師、水師。拜張明振為元帥，北上克浙江、寧波、舟山、以黃廷為帥統二十鎮南下（廣東），略揭陽、普寧。十一月清鄭親王世子濟度大軍入閩，議取兩島，成功乃墮安平、漳州、惠安、同安諸城，退保金廈，令廈門居民移過海，移安平輜重及官兵眷口於金門。」「十年，三月，與濟度清軍戰於圍頭與金門之海上，忽颶風大作，清軍斷旋壞鯨，飄散沉沒，覆溺幾盡，殘兵登青嶼乞降。濟度遁回泉州，另清兵王進功遭洪旭哨，乘波大戰，進功大潰，逃入泉港。秋，成功發兵北攻，船發料羅，入閩安，登南台，攻福州，不克，鹵獲輜重而回。」「十二年，以楊來嘉、洪旭守金廈，自率兩島甲士十七萬眾，大舉北伐，入浙江，至羊山遇颶風，飄沒八千餘人，乃退泊舟山修櫓。十三年，成功從崇明入長江，連克江陰，瓜洲、鎮江、登焦山望祭孝陵，縞素誓師，進圍南京，傳檄郡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等二十餘州縣，望風歸順。既而中清軍緩兵之計，獲者盡失，敗還金廈。」「十四年，庚子，五日，清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合滿漢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大舉犯思明（廈門），並檄廣東許龍、蘇利攻金門。兩軍戰於海上，海上風吼濤立，鄭軍奮擊，敗之。達素回福州自殺，許龍、蘇利後兩日軍至海上，知敗，望太武山而回，於是竟成功之世，無敢再言覆島者。」

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廿三日，留世子鄭經守金門，以洪旭、黃廷撫之。成功率兵二萬五千，振舵東甲，兵自料羅發航，東指臺灣，經澎湖，由鹿耳門入，克赤崁城，攻熱蘭遮城，至十二月初三日，荷人始降，遂掩有臺灣，開府墾荒，勵精圖治。結束鄭成功離金廈而赴臺而不返。清康熙元年，壬寅（公元一六六二年），夏五月初八日，成功薨於臺灣。世子鄭經東渡入嗣，仍據兩島。¹³

從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康熙十九年（公元一六八四年）之

¹² 同註9，頁1219。

¹³ 以上所述鄭成功在金門，詳見註9，頁1218-1220。

間，鄭經對金門是據有而失，中間為清所得，而後來三藩之亂而復得，得而後失，而終於淪陷於清。

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壬寅，成功薨，世子鄭經東渡入嗣，仍據兩島。鄭泰守金門，家貲以百萬計，民遭其毒。經入臺時，黃昭抗命，經斬之。事定回廈，得泰與昭往來書。經執泰，泰弟鳴駿與太子纘緒帶船五百，兵八千向清投誠，成功弟鄭襲及將領官數百、兵數千降清。

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癸卯十月，清靖南王耿繼茂及總督李率泰，會荷蘭郎賽甲板船十六隻，及降將黃梧、施琅分道並進。施琅與副都統王之鼎克廈門，進逼金門，鄭經退銅山。十二月，清兵入島，遂墮其城，焚其屋，遷沿海移眾於界內而還。金門受其摧殘，幾成廢墟。其後十一年間金門為清所佔領，其事之淒慘，盧若騰其證之。

至康熙十三年，甲寅，靖南王耿精忠據閩反清，令人入臺結援，鄭經出臺灣，復有金廈，既而有八府。然清大軍入閩，精忠不敵，復降清。各府為清所奪，經回廈門。至康熙十九年冬，清兵攻島；經棄思明州，回東寧臺灣。清師復大集攻金門，鄭軍總兵吳國俊迎清，至是兩島悉為清所有。

康熙二十年，辛酉，鄭經薨於臺灣，子克塽嗣位。

康熙廿八年，癸亥，施琅於澎湖水戰敗劉國軒，東渡入，鄭克塽出降，臺灣始入清版圖。¹⁴

由以上所述，總觀鄭氏祖孫三代，鄭芝龍（包括鄭聯、鄭彩）、鄭成功、鄭經雖然都佔據金門，但其心態與形式也都略有差別。

鄭芝龍到金門是偶然式的蜻蜓點水式的，也有近於盜跖的盜亦有道，竊用聖法，即是在金廈樹旗招兵，為數千之眾，使不少金門子弟加入鄭軍行列，後觀其繼承其舊部的鄭成功部隊，有許多得力的部將是金門籍或同安籍（當時金門屬同安縣），例如甘輝、洪旭、林習山、周全斌、陳永華（同安縣人）皆是。這是對鄭軍有正面的貢獻與影響。其次是向富人征餉，而後來受明招撫後擊潰侵略金門海寇，之後並不侵擾，這還算是有正面的意義。而在鄭聯、鄭彩的部隊其搜括、荼毒百姓，這就近似盜寇之流了。但總而言之，鄭芝龍畢竟不是把金門當做他的根據地。

但鄭成功自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七年），十二月於烈嶼與明末唐王舊屬設會盟、祭明太祖起，至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

¹⁴ 以上所述鄭經在金門，詳見同上，頁1220-1222。

辛丑（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廿三日自料羅灣出發征臺為止，十五年之間，鄭成功始終以金門為練兵、後退、抗清、最後據點，無論是出征的起發，或敗北的最後退守，皆以金門為最後據點，在他的一生，最艱辛、最輝煌的英雄事業皆是駐守在金門的時代。而始終據守，未嘗淪陷於清兵（廈門淪陷於清提督馬得功），而在最激烈的金廈保衛戰，皆是先空思明而把輜重、軍眷皆後撤至金門，由此可見，鄭成功是把金門當做最後與最堅固的堡壘。然金門也不辜負成功厚望，其天時、地利的條件卻也發揮保護它免淪陷於清兵之手（例如大霧、颶風、潮浪、地形也著實影響了戰爭的勝敗）。但也對鄭成功有不利之處，即是金門面積狹小、土地貧瘠。換言之，腹地太小，未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大軍所需，軍需物品短缺，迫得鄭軍必須向外取糧、征餉，而向閩、浙、粵沿海海岸線諸縣攻打征糧，耗損兵力。

鄭成功在持守金門時，對於百姓的經濟生活、生產事業、日用財物，可能無橫征暴斂；在軍紀上，鄭成功的治軍嚴厲，雖然鄭軍在對外作戰上曾有下令放縱軍隊燒殺搶掠，俘虜婦女，但這是在作戰戰場上，敵方軍隊百姓頑抗之時作戰命令，對於已順服的佔領區則是絕對禁止的。筆者遍閱《金門縣志》資料，在鄭軍方面，若有關於官吏士兵對金門百姓為非作歹、殘暴非為之事，皆不是鄭成功所能掌控的軍隊；更早有鄭聯、鄭彩的部眾，更後的有鄭成功死後的鄭泰。而成功所統的士兵官吏則無之。但在成功持守金門十五年之間，在他所有攻取佔領的土地，包括廈門，以及泉、漳州周圍，以及閩北、浙江、粵東之域，或南京週遭，甚而臺灣、澎湖的領域，終其一生，唯一未嘗淪陷於清兵者，亦僅有金門一地（包括浯州（大金門）、烈嶼）而已。所以這段時期，金門未曾受清兵的摧殘破壞，直到他死後，鄭經守不住金門（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金門淪陷，「清兵入島，遂墮其城、焚其屋、棄其地，遷沿海移眾於界內而還。」百姓受其大災難，金門幾成廢墟。¹⁵這是金門人所受的兩軍對壘交互摧殘、無可奈何的「戰地」之苦，何所怨，天命而已。然則鄭成功對於「戰地」何所建築，若有之，僅是城牆的加固、堡壘的促建、軍隊操練場的開拓、造船（包括修船）廠的建立、井水的開挖（包括留有古蹟）而已，餘則少有所聞。至於修水利、

¹⁵ 同上，頁1221。其事之慘，明盧若騰〈虜邊沿海居民詩〉云：「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去去時安適，掩面道傍啼。胡騎嚴驅遣，剋日不容稽。務使濱海土，鞠為茂草萎。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攜。欲漁無深淵，欲耕無廣畦。內地憂人滿，婦姑應勃谿。聚眾易生亂，矧為飢所擠。」其受迫被遷入界之慘，由此可見之。

墾農田、養桑麻則無之。唯有記載者則是砍伐森林或用於造船¹⁶，或用於燃料。使金門本是森林茂美，變為牛山濯濯、風沙飛揚的島嶼，此等災害百姓俗傳之始於成功、中為清兵焚之、後為國軍所為，直到國軍於民國卅八年古寧頭大捷後，胡璉將軍下令種植木麻黃，才有青翠一時。所以說，鄭成功據守金門方面，對金門所利的，有建築性的貢獻者，似乎史書舉之甚少矣；而其破壞性，且留後遺症者，使清兵攻島之後、仇恨性、報復性的燒殺搶掠墮城而已。金門百姓對此「戰地」何所得，唯留殘垣廢壘、瘦馬、戰壕、枯骨野塚、北風嘶號、愁雲慘霧，與空有「戰地」、英雄島之名而已。然而墮屋毀家、人亡失散、民生凋弊，「戰地」何所得？難怪今人幸吟，「我的家鄉是戰地。」其背後何等心酸，又何等淒涼。後來成功轉戰至臺灣，其薨次年，金門即淪陷於清，所以對金門百姓而言，金門唯造就鄭成功之功成名就的英雄「成功」之名，而百姓是否有受其利，而不受其害，古早人心知肚明。但有一件事，鄭成功在金門據守長久，英雄輝煌，金門風俗與民風多拜神敬鬼，卻不敬奉鄭成功，在金門並未有敬奉鄭成功之專祠或宮廟，唯到現代蔣經國（浙江奉化縣人）始創建鄭成功於夏墅觀兵處，然而金門百姓除軍公教人員的官方祭祀外，百姓少有至鄭成功祠燒香拜佛者，而李光前將軍廟卻香火鼎盛，筆者卻不知何故，心中惑之。¹⁷

至於鄭經對金門之得失，初即位，即激鄭泰之變，使鄭泰之子與其弟率船五百、精兵八千，財物無數降清，以此失其防禦金門之大力，而後退銅山又留殘餘守金門，使得部將降清，遂全失金門，以此可見鄭經之無謀。而在退回臺灣之後，又謀與耿精忠聯合，卻又攻佔泉、漳與之利益衝突而撤精忠反清之後腿，耗損其叛清之力量，及康熙十九年清兵大集攻金門，又棄思明回東寧，而留鄭軍總兵吳國俊迎降清兵，大失鄭軍力量與人心，

¹⁶ 見《金門縣志·林業》，頁904：金門「舊多樟木，因鄭成功造船，砍伐殆盡。」除造船外，尚有駐軍之燃料亦伐木而燃。又云：「昔時金門原為樹木鬱蔭之地，且多松柏樟櫟有用之材，惜歷年數戰於兵燹，民間亦肆意濫伐，遂致童山濯濯。」可見兵燹對當地生態之破壞。

¹⁷ 金門民間風俗祭拜鬼神，建祠、建宮甚為普遍，但未見有敬拜鄭成功之祠。直到蔣經國於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巡視金門指示建之金門延平郡王祠於夏墅、後豐港之間之高岡處，但民間少有祭拜。反而是民國三十八年在古寧頭大捷戰役中，國軍團長李光前將軍（於陣亡後追封為少將）陣亡於西浦頭至林厝間之溼地，居民於民國五十年代建祠，至今香火鼎盛。

此等懦弱先逃，又乏深智，遂使臺灣必敗之勢越是顯著。¹⁸

初，於鄭經之時，馮錫範謀議伐呂宋以擴展根基，若鄭經同意而伐呂宋，不失為上謀，奈何採取名為伐清，而其實在助敵（清軍）而攻友軍，遂使清軍得勢而禍及自身，此為下策。反而更使金門遭受池魚之殃，塗炭更甚。此鄭經之據金門也，其禍害也夫。

然則鄭經於鄭氏亦非一無是處，鄭經雖不計其阿斗之智敢於抗拒玄燁之英明聖主之才華，不度計形勢、輕舉妄動，此為對其反攻清兵之愚癡，然其於臺灣能放心授權於陳永華，使陳永華能專心治理經營臺灣，規劃規模，而發展臺灣之始基，此者連橫亦讚許，¹⁹而大陸學者亦默許鄭氏三代收後建設臺灣之功，²⁰此亦是鄭經有阿斗之能者歟，亦不可一筆勾消麼！

三、從金門觀鄭清之交戰

（一）戰場與戰線

歷史上是，鄭成功最早開始起兵抗清的會盟地點是金門（烈嶼），而其最終撤離抗清的戰場另闢一戰場的出發地點是金門料羅灣。這不僅是「起

¹⁸ 在鄭經之時，鄭軍陸續有幾次降清：一是鄭泰之子續緒降清，（見《明延平郡王台灣海國紀》頁83，周全斌、黃廷降清（頁86）「黃廷以五千鐵軍降清」。後於三藩之亂之時，清廷用「姚啟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日以官爵財帛餌降者，遂致兵心動搖，甚至有叛變者。」（頁106）。

¹⁹ 連橫曰：「永華功業器識與武侯等，而不能輔英主以光復明室，彷徨於絕海之上，天也，然而開物成務，體仁長人，至今猶受其賜，澤深哉！」《台灣通史》下，卷二九〈列傳一·陳永華列傳〉，頁896。

²⁰ 陳國強先生說：「鄭成功一生的事蹟，可歸納為抗清復明與收復台灣兩件大事。從我國統一多民族大家庭的發展史看，從全世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鬥爭的發展史看，他的偉大貢獻應是收復台灣，維護祖國的統一，打擊外國殖民主義的侵略，建設台灣，推動祖國東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偉大貢獻〉，頁48。許大齡先生說：「鄭成功的豐功偉蹟，更在於捍衛子祖國領土完整統一。」頁40。「康熙帝新親政後，……穩定了局勢。這時台灣的偏安一隅不再符合人民對統一的要求了。……康熙帝的統一真正繼承了鄭成功要求中國領土完整的遺志。」（頁45）〈民族英雄鄭成功捍衛祖國領土完整而鬥爭〉，以上二文收集於鄭成功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按：從整本論文集而觀之，陳、許兩先生可代表大陸學者對鄭成功的回歸祖國的統一有貢獻。台灣連雅堂的《台灣通史》的〈建國紀〉把鄭成功列為建國者，並以陳永華列傳稱讚建設經營台灣之功，後人受其恩澤莫大焉。而以金門人而言，不管鄭軍的反攻大陸或是建國或是祖國的統一，都不喜歡清兵與明將的炮彈火藥弓箭長槍落在「我的家鄉是戰地」。而以儒家春秋大義而言，鄭成功的偉大在於大義滅親，以孤臣孽子敢於反抗夷狄的氣概山河。

始」與「終點」皆在金門，而且在各地戰區的戰爭，其起動戰爭皆從金門出發，撤退之後又回到金門。而在其各種戰區卻連成一條戰線，最後再由線上成斜丁字「卜」突出至澎湖、台南。此條戰線皆以金門為核心點，而伸出半徑往回攻擊。所以說鄭成功之戰清兵，全然以金門作為根據地的核心點。然後沿著向南沿閩、粵交界伸出，向北東閩北、浙江，再北向江蘇、南京。這是沿粵、閩、浙、江蘇海岸線的戰線，最後再東向臺灣，而以金廈為中心。

這些可分為五大戰場，一是以金廈為中心的及其周遭泉、漳陸地與海洋的戰線，這個戰場是根據地的爭奪戰維持最長，與清兵拉鋸戰，陸戰、海戰常常鬥的你死我活，最為慘烈。其次是南戰場以南澳、東山周圍的潮州、揭陽、普寧一帶為主的戰場，這個戰場的開闢是要與桂王永曆帝相呼應，其次是徵糧餉。第三戰場則是以閩北福州、浙江溫州一帶侵擾性與徵糧性。第四戰場則是北伐南京，為反清復明最高潮的戰爭，其戰場以舟山群島以北的長江口至南京，震蕩到徽州一帶。最後的一個戰場則是向東指向臺灣，攻打台南安平港紅毛夷（荷蘭）佔據臺灣後²¹，鄭成功薨於次年（西元一六六二年），結束英雄的一生。這些戰場的分布，除臺灣安平外，皆是沿粵、閩、浙、長江口的一條戰線，戰場的延伸是「線」的延長。

作戰的場面是「點」狀的擴延與消縮，像是小石投到池面而起漣漪式的點面擴延而又消逝。它不是網狀的擴張。所以成功的戰場都在沿海線的府縣攻擊，並未能深入閩、粵、浙的內地去。甚而未能穿透閩、粵、浙的內地山脈，更甬論攻入內地江西、湖南了。而最深入即是攻到南京也是淺嘗即止，曇花一現了。在這些戰場的最後勝利，即是攻打赤崁樓，使荷蘭投降，收歸臺灣為中國版圖，這點是大陸學者最為稱許的。²²而在大陸沿岸的戰場亦皆失利，無功而退。但這不是他的缺失，而是大勢所趨。所以鄭成功在反清復明上並未有成功，壯志未酬，含恨而終。²³不過他的成就卻是

²¹ 郭堯齡分析：「鄭成功自永曆四年取得金、廈後，可有三方面的意義：一、為鞏固並擴大其閩南基地，進而補充糧餉物資。二、為配合永曆帝之支持者李定國的戰略，以謀會師廣東、聯兵北伐。三、為光復南京，控制江南，以作北伐的大本營。」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鄭成功與金門》，頁35。民國六十七年三版。郭先生所見甚是。鄭成功因金、廈後勤腹地狹小，乏糧乏餉可徵，是以鄭軍的作戰目的，徵糧取餉成為主要考量之一。但這種卻造成被徵區人民受敵我雙方壓榨蹂躪的困苦。

²² 見註20。

²³ 鄭成功病危，「嘆曰：『自國家飄零，枕戈泣血，十有六年，今日屏跡遐荒，避捐人世，

從殖民帝國主義的手中奪回臺灣收歸為中國版圖。但論人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鄭成功以一年輕小伙子，敢挺身而出以抗清，率領殘兵敗將對抗滿清有十九年，再延明祚卅八年（包括其子鄭經，其孫克塽），無論其志氣、人格、能力、智慧都是英雄式的人物，這是可以肯定的。從漢族以抗異族，他是漢族的民族英雄，從中國人抗歐洲侵略而收復臺灣，也是民族英雄。金門人以此宏觀態度，亦尊敬其為民族英雄與偉大巨人。

（二）戰爭的形態

從戰爭的主力言，基本形態是海權對抗陸權的戰爭，以海軍對沿海陸地之戰的戰爭。鄭成功的主力是水師，其特長是水軍的作戰，其主攻的力量即是戰船，其戰鬥員的戰技以水兵的海上戰技為主，而鄭成功挑選水兵亦水上戰技為標準。鄭軍所缺的便是騎兵，而在陸地上的機動性與攻擊力便是騎兵的特長。這也是清兵便是以騎兵起家，蒙、滿其能征服天下者也在於此。但蒙、滿的騎兵雖在陸地上稱雄，而對於下水入海卻是無能為力，只有望洋興嘆²⁴，再者，陸權的防禦最堅固者在於城牆，這是陸權步兵利於防守者。雖然鄭軍主力為水師，在海上為蛟龍，無論是在海上的機動性，在沿岸陸上攻擊其進攻或退兵都非常迅速；換言之，對於投入戰場與脫離戰場是機動靈活，如此使陸上的清兵防不勝防，追不勝追，為了防備鄭軍的突擊、侵擾、徵糧、搶劫，清朝採取消極的防禦，下令沿海居民後撤五十里，燒毀糧倉，拆除房屋，廢棄田園，使沿海居民大受其害。²⁵但同樣地，鄭軍的海上水戰的優勢一深入陸地，即轉變成為劣勢，其水上的機動性即變成遲緩的步戰，面臨攻城的艱困與受騎兵包抄突襲攻擊大受威脅，雖然鄭成功有專門訓練「鐵人」部隊以對付騎兵，但在南京之役撤退時，「鐵

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也。」頓足椎膺，大叫而薨。時永曆十六年（公元一六六一年）五月初八未時，年三十九。」《金門縣志》〈明鄭人物傳·延平郡王〉，頁1425。

²⁴ 鄭成功分析鄭軍與清兵戰術之各具所長優劣，曰：「何況虜欲捨兵馬長技，以與我爭衡於舟楫波濤之間，以寥寥船隻，驅叛兵殘卒而嘗試之。主客之形既不相如，水陸之勢又相懸絕，其勝敗已瞭若指掌矣。」順治十七年，公元1661年，鄭成功北伐歸於金、廈二島，清軍大舉犯二島，大戰前諭將領官兵。見《鄭成功與金門》，頁28。這種明鄭以水軍優勢，清兵以兵馬為長，至鄭經時，康熙以施琅訓練水師，使鄭、清在水軍的消長互易。交戰後劉國軒便戰敗。

²⁵ 見註15。居民所受之困苦，盧若騰〈虜邊居民詩〉的見證。

人」因裝備負重未能速退，反被清騎兵全部殲滅之。²⁶而鄭軍在東南沿海初期接戰可攻下以「點」為主的周遭縣府，但時間一久，即受清援兵四面八方的包抄圍攻，所以亦不能長久持守，只有在攻取短期之時，儘速徵糧取餉，掠奪戰利品，然後又要撤退，班師回金廈的根據地。這種雙方拉鋸戰皆在閩、粵、浙沿海海岸線的府縣，雖然這種突擊式的掠奪式戰術雖然給清朝沿海帶來困擾，但作為戰場，無論雙方誰勝誰敗，雙方拉鋸廝殺破壞，都帶給當地百姓莫大的傷害。這也是早期，沿海居民尚抱民族大義支持鄭軍，而後期即鬆懈厭戰的緣故。除此之外，鄭軍惟僅在東南沿海沿著海岸上的府縣作戰，而始終未能深入內地，攻入清朝腹心，在鄭軍與清兵交戰時，清朝所控制中的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北部、東北，卻非常穩固，而不對響應鄭軍的反清復明。除了西南的桂王的游絲殘喘外，卻不濟事，所以可以這樣，鄭成功是孤軍奮鬥，獨立抗清。如此大勢，亦使「孤臣無力可回天」，掙扎卅八年，還是回天乏術，未能復明。

以上所述，從下列鄭清交戰分析即可明白：

名稱	鄭成功軍團	清朝
基本形勢	海權	陸權
主力	水師	陸騎兵、步兵
軍事裝備	船與礮、弓箭、刀槍	馬、城、礮、弓箭、刀槍
地勢之利	海域	陸地、平原、山區
地勢之劣	不利於平原、廣地、內地、攻城戰	不利於海上決戰、登陸戰
戰術戰鬥	突擊戰、掠奪與破壞、打點擴散而消失（如水滴池面）、速戰、速決、速進、速退	持久戰、防禦與攻擊、焦土與後撤、以面圍點，以體壓點，持久防守，全面攻擊

由以上分析而觀之：凡是敵我雙方，若以己之長，在利己之地作戰，若佔其優長者則勝；反之，若以己之短，不利己之域作戰，則處其劣者則敗。其事實是，凡鄭軍以水師在海域與清兵水師海上決戰，則皆勝清兵。

²⁶「鄭成功挑選有力軍士編為虎衛鎮。……選上之後作戰時給予鐵甲，鐵面具，以防身體。又給予馬力、牌鎗、弓箭等武器，稱為鐵人。」見陳澤編著：《細說明鄭》（台灣文獻委員會，民國67年），頁31。又於南京戰敗時，「鐵人身穿笨重鐵甲，逃走不便，盡為敵人所殺。」同上，頁42。

而在陸地決戰，初期勝利（清兵尚未聚集兵力時），後期持久則敗（當清兵援軍到達，凝集兵力圍攻時，則鄭軍必敗或撤退）。而在清兵方面，凡是以己之短（水軍），在不利己之域（水面作戰），則清兵必敗（在海戰中，每當與鄭成功作戰每戰必輸），而在陸戰（不是登陸戰，以面打點，持久戰），清兵以己之長、利己之域，始或失利，後則必勝鄭軍。如此而言之，雙方皆有所長，皆有所短，如此雙方戰爭才能延長十五年，而直到鄭經，消耗己之長處，清兵重用以鄭之降將施琅改善其缺點（水師），其形勢才逆轉，鄭軍才被水師（海軍）打敗於澎湖海戰，結束鄭軍政權勢力。

（三）在戰爭中的金門

在上文敘述中，鄭成功與清兵交戰自西元一六四七年起至西元一六六一年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為主，其戰場皆沿著閩、粵、浙、長江口一條海岸線上，而主戰場尤在閩南，其中全線皆以金廈為其主軸，幾乎每次大戰役，皆從金廈出發，而又回到金廈，而金門尤其重要，而廈門曾經淪陷，危機時，甚而空思明（廈門）而把運眷屬、百姓、輜重一一遷至金門，做為最後決戰的堡壘，由此可見金門對鄭成功有多麼重要。因此清兵曾多次發動攻擊金門。但鄭成功因擁有金門人和、地利、天時之助皆能一一擊退清兵，保住金門。終鄭成功一生，金門未曾淪陷於清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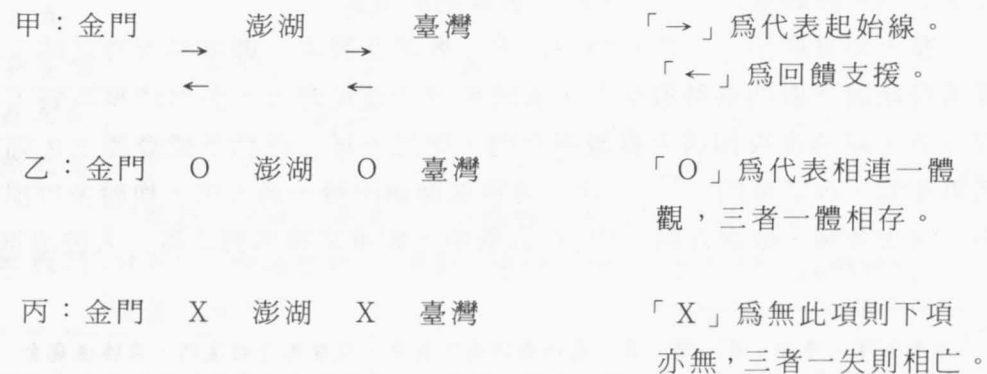
歷史史實顯示，金門周圍海面上，鄭清交戰中，鄭軍得天時之助：清軍馬得功攻下廈門乘勢取金門，當時鄭成功遠征粵東，金門防務單弱，非常危急，得功進攻卻遇大霧籠罩金門，咫尺不見，得功不能登陸，後鄭軍援軍亦到，救了金門。²⁷另一次，清軍從圍頭出發，遇大風，桅船多折損破裂，兵士多溺，敗退而歸。²⁸另在大戰中，鄭軍常乘風勢助戰，大破清軍。

²⁷「永曆五年，辛卯，春，閏二月。成功奉詔南下援粵，提督馬得功廈門，乘勝進窺金，遇大霧，不得進，援兵集，霧始散，金門得以保全。盧若騰〈神霧詩〉見証之：「辛卯三月朔，胡騎蹂禾山（廈門），雖飽未颺去，迴指滄溟灣。滄溟不可到（金門），模糊煙靄間。援兵次第集，神霧始飛還。當時水師盡入粵，倉卒一矢無人發。若非騰蛇挾霧遊，全島生靈化白骨。歲歲給軍民力空，臨危偏藉神霧功。」《金門縣志·兵事志》，頁1219。

²⁸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濟度大集各澳船隻。……濟度、尚亮率船至圍頭，陳澤等迎擊，忽颶風大作，清兵船斷旋壞，飄散沈沒，覆溺幾盡，殘兵登青嶼乞降，尚亮等遁回泉州。」明盧若騰〈丙申三月初六大風覆虜詩〉見証：「雖有千萬卒，不如一刻風。卒多而毒民，歲月無窮終。風動而殲敵，一刻成奇功。彼狹潛擣虛，乘潮驕騰，夜發筍江曲，朝至圍頭東。虜笑指三島，云在吾目中。陡逢巽（颶風也）二怒，進退具冥瞽。隊隊舳舻接，打斷似飛蓬。齊擐犀兕甲，往謁蛟龍宮。亦或免淹溺，飄來沙土隴。猛獸傷入檻，驚鳥困投籠。始知乾淨土，不容腥穢紅。效靈者風伯，仁愛屬蒼穹。」同

其次在地利上，金門海面有潮流，北大嶼、小嶼入，南自浯島、烈嶼而入，兩者交會迴流於烏沙（古寧頭南山村海面），小船不易行駛，使不習於海戰的清軍處劣勢而敗。再者其潮差大，漲潮、退潮之灘地有一兩公里，潮漲起落時間短，木船搶灘後要迅速脫離，否則易於擱淺被敵軍燃燒（民國卅八年，共軍之登陸失敗即是如此）。這是金門地利保護了其島。²⁹其在人和上，鄭成功帶兵恩威並施，其將多能，且性習水戰，其將領多為同鄉，漳、泉子弟多，且金門籍將領亦多且多能，故鄭成功之水師兵團多團結協力，將士用命。此亦為致勝主因，而在鄭之後期，鄭經之時，將領多叛而降清。甚而忠於成功的周全斌，文武謀略皆是上乘，亦在鄭經撤離金門返東寧，沮喪降清，而攻下金門者，亦是降將施琅，由此可見在人和上，鄭軍若是團結一致則能打敗清兵，鄭軍若有叛將降清，則清兵利用明鄭之降將之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而攻打鄭軍，如此則金門亦被攻陷，而臺灣亦因其叛將施琅之攻而降清，失其政權。由此可見金門在鄭清交戰中，其所處的天時、地利、人和對鄭氏政權之維持，處於成敗的關鍵上。

再者，金門在鄭清交戰中，在沿海戰線上不僅處於關鍵的地位，而在鄭成功攻取臺灣作為起點，鄭經經略臺灣，從臺灣攻打漳泉，金門則為其跳板。再地理戰略上可見三種關係：



從列項說明之：甲項是鄭成功路線，鄭成功以金門做據點，聚集自閩浙粵沿岸所得的人力、物力形成軍團，從金門出發，佔領澎湖，在澎湖休息、整補、待機而後再攻安平之荷蘭，收復臺灣。佔領臺灣後，鄭經即經

營臺灣，利用臺灣之物力，人力反饋以支援前線金門。由此可見乙項之三者臺、澎、金門相輔相成，形成「命運共同體」。而在丙項中，若三者中有一項閃失，則其他二項亦受牽連受累。若金門淪陷於清兵，則澎湖易受攻擊，而澎湖一失，則臺灣亦隨即降於清，此為鄭克塽之降清也。以上在明鄭的時代，臺、澎、金門三者關係在歷史史事如此，而歷史如此之鏡頭亦在今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劇本重播，幾乎一樣，只是服裝與道具不同而已，豈非巧合！以上是從明鄭與清交戰中看金門戰地佈局對交戰雙方的影響。

再從鄭軍的後勤補給上看鄭軍在金門的困境，成功始終以金門為最後、最根本的根據地，但在糧餉、軍需品的補給上，這是金門最缺乏的，最不能供應鄭大軍之所需，也造成對當地百姓很多憾事。由於金門是彈丸之地，面積狹小，河溝短小，土地貧瘠，物產缺乏，人口稀少的先天條件所限。由於田地面積狹小、貧瘠、缺乏水利，故未能多產糧食（供應當地居民已經不夠），又無工商之利，民多貧窮，故無賦可徵，物產稀少，故未能供應軍需，人口稀少，百姓雖忠誠厚實，但人數不多，不足成大軍。如此貧劣條件，不能構成供應鄭成功大軍的腹地，遂迫鄭成功有攻取內外腹地之舉措。在內，鄭成功不能對當地百姓苛捐重稅，橫徵暴斂，施暴於民，以失民心，因而必須向島之外之域取糧徵賦，掠奪軍需。所以鄭成功不能久守金門按兵不動，時時出兵攻掠粵西、浙江、閩中部，金廈周圍之漳泉，其主要目的不在攻城佔地，而是在取糧、徵賦、掠奪軍需，取足之後受清兵援軍圍攻，則滿載糧餉軍需輜重返歸基地金廈兩島。其次再以海外貿易，商船利益，與中外貿易所得利潤與軍需財貨以充軍士糧餉，此等海上貿易則需以廈門港市為中心，而金門卻控制廈門之出海港道，亦有保護廈門港之功能，由此可見金門對成功之軍隊雖不能直接供應糧餉、軍需之後勤補給，但亦對鄭軍之補給有間接的貢獻。但是，這是鄭軍在常態狀況下的情形，若在非常時期（其實有之），在鄭成功本身上，前期攻掠各地，糧餉有所獲得，南京敗退後，輜重損失慘重，再加清廷撤離東南沿海居民至內界五十里，採用廢墟焦土政策，對於鄭軍的糧餉軍需的後勤補給給很大的打擊，成功走投無路才決定東征取臺灣為後勤補給的腹地，此其一。但未出征前的軍需，僅能就地取材、徵糧，因而砍伐林木造船與燃料，遂使浯島由茂林變為牛山。最慘重的是成功的家族，鄭聯、鄭彩以及後來的鄭泰，前兩者僅困於金廈兩島，鄭泰困守，此等無本事向外爭取糧餉，

上註 27。

²⁹ 見《金門縣志·兵事志》，古寧頭大捷（頁 1242-1244），共軍之船因潮退擱淺沙灘，被國軍「破壞燃燒」之。筆者生長於古寧頭，躬逢古寧頭戰役，可見證之。

遂食窩邊草，對於島民橫徵暴斂，荼毒百姓³⁰，對金門之傷害尤甚，遂使百姓對鄭軍之厭惡，而減損對鄭成功的稱頌。此者固然尤其親族部將之貪婪（史記鄭泰家財千萬），然亦或有情勢之不得已所迫歟？總之，金門地理情狀不足供應鄭軍之軍需補給，遂迫成功到處征戰與攻取臺灣。戰爭頻仍，軍事控摠，遂使對該島少有建築，而多有破壞，此亦形勢所然，情非得已歟。更有甚者，鄭軍撤退後的後遺症是使敵人對該地的報復，強制遷徙居民內移內地，廢墟其地，實行焦土，其受傷者，當地百姓罹其災難而已。此亦成功意料之外也。

再就鄭成功部隊的構成成員而論，鄭氏家族本是泉州南安石井人。鄭氏集團勢力起於鄭芝龍，跟隨鄭芝龍多漳、泉週遭沿海一帶，芝龍曾於金門樹旗招兵，有千人之多，此等勢力為鄭成功所繼承，是以鄭軍有許多漳泉同鄉的部將，皆為其股肱，其同鄉同心協力，盡忠於鄭軍，若初期鄭鴻達同陳永華、鄭泰、施琅、鄭梧，浯島之洪旭、林習山、甘輝、黃廷、周全斌、盧若騰等等。³¹而在鄭成功過後，於鄭經之時，有些部將亦叛而降清，若鄭泰之軍，黃梧、黃廷、周全斌等，黃梧之獻焦土政策，造成鄭軍很大損傷，甚至最後打敗鄭軍，而使之投降者，仍是鄭軍的叛將施琅。這等史實，耐人尋思。蓋清兵雖兵多將廣，百萬雄師，而之對鄭軍無可奈何者，以其北人不習於水戰，而最後清廷乃以精於水戰之鄭軍叛將以攻鄭軍，這種以夷制夷，以其叛將攻其軍，令其相攻、相蠶食，而後自敗，而令清廷坐收漁翁之利之策略，仍是清廷之所以得天下的長技。君不見，為清廷打天下者誰？仍是洪承疇、吳三桂等三藩。後清康熙，仍重用閩人姚啓聖對付鄭經，姚啓聖用「修來館」招撫鄭軍之叛將與降卒，分化鄭軍，並重用鄭軍之叛將，以制鄭軍，若黃梧之策³²，施琅之猛³³，而甚凶狠得力，終使

³⁰ 從註 27、註 28，盧若騰（金門賢聚人）當時在金門見証，從其詩描述：「歲歲給軍民力空」，「雖有千萬卒，不如一刻風。卒多而毒民，歲月無窮終。」之句，可體會盧站在金門百姓心境的無奈與愁苦。

³¹ 陳永華，或說為金門人，但又云為同安縣人。盧若騰（金門賢聚人），洪旭（金門後豐港人），林習山（金門烈嶼東林人），其詳見《金門縣志》，卷十二〈人物志〉，頁 1471-1473。周全斌亦金門人，無傳。

³² 黃梧降清後向清廷「獻平海五策：一、屯沿海以堵鄭軍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廈門）。三、沒收鄭氏產業並誅鄭氏親黨。四、斷商賈以絕金、廈兩島之接濟。五、掘鄭氏祖宗墓。其後清廷更採取殘害殺戮百姓的遷海策，令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自廣東至山東，亦倡自黃梧。」《鄭成功與金門》，頁 32。黃梧的獻策對鄭成功政權是個致命的打擊，即一，在海岸上防堵登陸戰，最有時效。二以小而眾圍大，攻廈門是良策。第四

鄭軍敗亡。此亦歸咎於鄭成功一時疏忽，而鄭軍之失策也。另者，明末之亡也，亦有一些明朝的王公貴戚名臣逃亡來依附鄭成功者，其中有王公，魯王朱以海³⁴、寧靖王朱術桂以及張煌言、辜朝薦、王忠孝、沈光文、諸葛倬等等這些過客³⁵，或終老金門，或移至臺灣。而魯王在金門仍留有「漢影雲根」³⁶的古蹟，另尚留有鄭成功的遺跡多處³⁷，這也是歷史一段因緣。

鄭克塽降清後，結束了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最後一支力量，金門與臺灣相繼歸畫為清朝的版圖。但金門對臺灣的影響並未終結。其影響在於文武：在武方面，之後清廷有鑑於金門對澎湖、臺灣海防之重要性，因此在金門設總兵署，許多金門人亦因此參軍或參與平定林爽文、朱一貴之亂的蔡攀龍，或參平定騷擾臺灣海寇蔡牽之亂的邱良功，李光顯皆是功勞顯赫，官拜浙江水師提督，在金門尚留有古蹟。而在文方面：則有「開澎進士」鄭崇和、「開臺進士」鄭用錫³⁸、文藝書法家呂世宜等，此等《臺灣通史》皆有記述。如今臺灣又倡言「本土化」，分化本省與外省，「放棄金馬」之論，聲聲「臺灣人民」，對一個居住在臺灣的金門人而言不是滋味。從在臺之金門人看蕃薯、芋仔的對立，的觀點，引用鄭用錫的話做為註本：

分類之害，甚於臺灣。……臺灣為五方雜處，……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來，則同為臺人而已。……同居一府，猶同室兄弟之至親也，

點，斷貿易，更是狠準。蓋鄭氏的命脈，一是陸上取糧，二是海上貿易，而以廈門為中心貿易港。至於「遷海策」，便是焦土廢墟政策，使鄭軍無所取糧，此策亦內傷沿海居民最為凶殘。詳又見同書，頁 109。此策亦迫鄭成功東征台灣。

³³ 施琅本是鄭成功水師勇將，其智謀尤精於水戰。降清後為清訓練水師，造船，定策，最後打敗鄭軍水師而使鄭克塽降清。

³⁴ 魯王之事蹟見《魯王與金門》乙書，郭堯齡編纂，金門文獻委員會。

³⁵ 寧靖王事見：連雅堂著，《台灣通史》下冊，卷二九〈寧靖王列傳〉，頁 869。其它諸位見同上書，〈諸王列傳〉，頁 884-890。（其中有盧若騰，為金門人，於《台灣通史》有傳。頁 889-890。）諸老又見《金門縣志》，卷十一〈職官志·明鄭諸臣〉，頁 1428-1429。

³⁶ 「漢影雲根」之考訂：為魯王墨寶，其詳見李增德，於《七世紀的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3-210，銘傳大學，民國 91 年 3 月 22 日。

³⁷ 據郭堯齡《鄭成功與金門》，頁 2-5。現存所見計有：（一）烈嶼會盟處。（二）國姓井與神井。（三）太武山成功洞。（四）鄭成功練兵處。（五）點將石。（六）伐木造船。（七）金門所域。（八）鄭軍銅炮。另尚有蔣經國指示所建「延平郡王祠」，旁的鄭成功祖墳。

³⁸ 詳見《竹塹文風》，郭正民編，頁 22-285，鄭用錫傳。又見《台灣通史》下，卷三十四〈鄉賢列傳〉，頁 1130-1133，鄭崇和、鄭用錫。

乃以同室而操戈，……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成邱墟。……蓋孽由自作，釀起閭閻。……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莫不轉之時。余生長是邦，自念士為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願今以後，父誡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夙忿，勿蹈利愆，既親其親，亦親其所疎，一體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之後，仍成樂土，豈不休哉？³⁹

鄭用錫的話，即使再今日臺灣的族群雜處之時，而有人高唱本土化所「可能」引發族群對立的危機，可陷臺灣於胃與腸對立、肝與膽相毒，如此則有產生心腹之疾之憂，設使無外患，如此亦有自斃之危，更何況有外敵之眈眈！始作俑者，禍由自取，連橫特別引用鄭用錫之語，豈不發人深省。

之後臺灣被日本佔領，斷絕臺灣與金門交互影響五十年，直到民國卅八年古寧頭大捷，阻遏了共軍攻打澎湖、臺灣的企圖，金門與臺灣的關係，似是明鄭時代歷史劇本的重播，歷史的玄妙發展，似乎有重演且十萬類似的發展，此等實是令人深省。

四、結論

從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歷史，可引出一些結論。

一、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間的對話可以看出，鄭芝龍認為清之統一中國，明之覆亡無可救藥是大勢所趨，唯有降清保持自己的功名富貴之既得利益。鄭成功站在民族大義反清復明，認為清之兵馬之利，奈何不了海船。鄭氏之所長所利在於海上勢力，而今降清將是虎豹離深山茂林，魚之脫於淵。虎豹檻囚牢籠，其威不若病貓，龍失雲霧，與蚯蚓同，魚脫於淵，即為刀俎上肉。若降清將被質押，海上勢力將被分解，名利、大義兩失。此者，鄭芝龍僅見「明」之不可救，是也。但未見被囚押北京而被斬，則非也。成功雖或見明之不可救，仍舉抗清復明，大義也。其所見海權之所長，智也。然海權若無廣大陸權為腹地，也必趨於困窮，最後能毅然東征收復

³⁹ 同上，《台灣通史》，頁1131-1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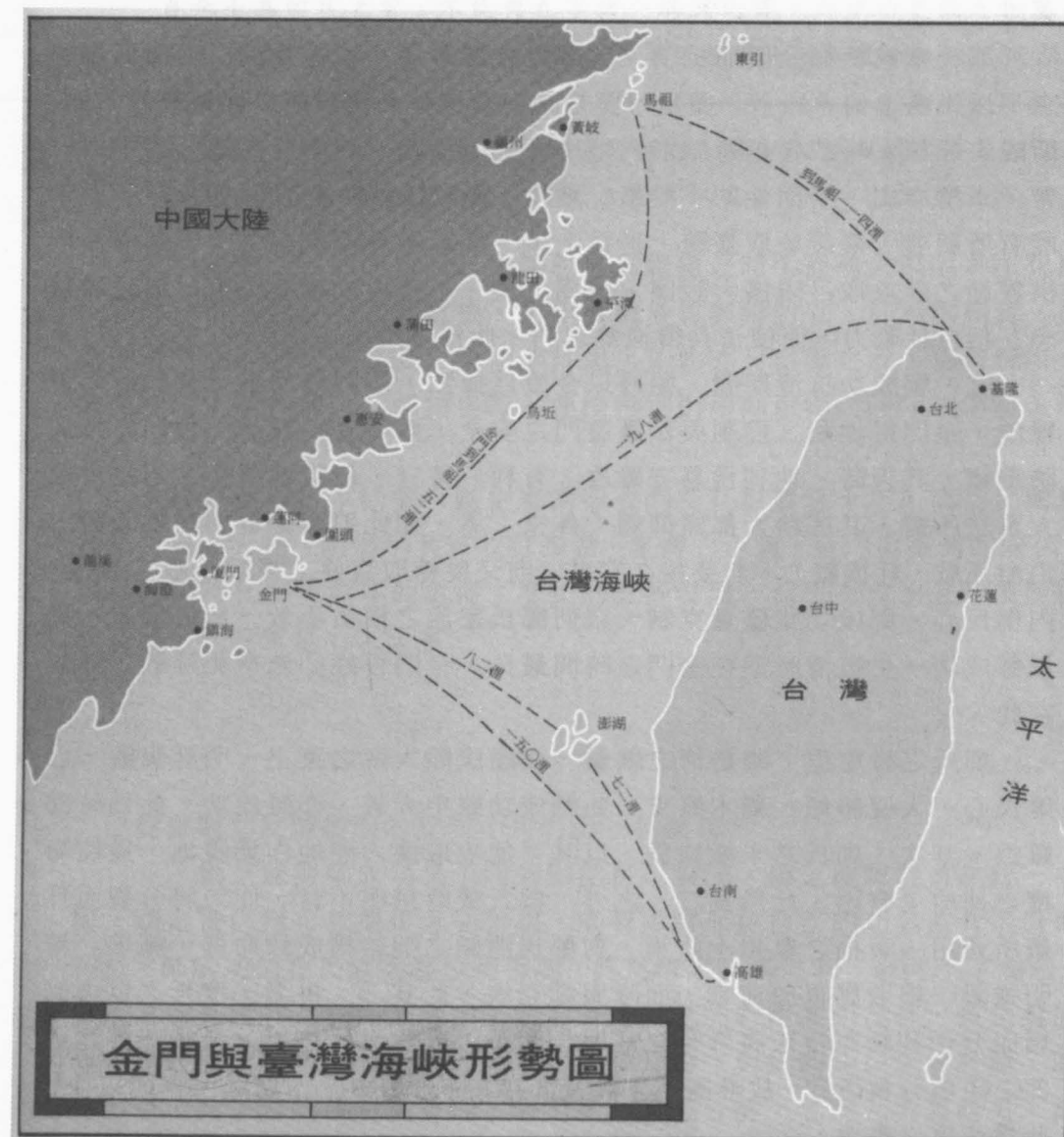
臺灣為腹地，而能延續抗清至三代，此等為鄭成功所貢獻之大業。是以鄭成功卅九歲即薨，雖在復明為壯志未酬，然而仍是中國史上的大丈夫、大英雄。

二、鄭成功據金廈而抗清，其戰場在閩、粵、浙、長江口沿海海岸線上，以「點」佔「線」，僅是短暫性的突發掠奪，而未能以線擴充為「面」而成「面積」，或穿越粵閩浙內地山區進入江西、湖南等內地，而中原一帶，未撼泰山，全面性的「體積」進攻，始終未能。是以僅能圖存，而未能有所開展。最後收取臺灣，是為上策。鄭經繼之經營有方，當向南採取洪錫範之計攻取呂宋擴大版圖，或為上策。不當再攻金廈，與反清之耿精忠互相自耗戰力，而使清兵得漁翁之利。此為下策。

三、鄭成功抗清期間，始終以金廈為據點，廈門為商港，利於貿易得糧餉，金門得地利，控制與保護廈門之安全，兩者宜為唇齒，金門尤為海防重鎮，其天時、地利為易守難攻，有利於持守，但腹地狹小，不足供應大軍之所需，其補給大都需仰賴「外來」者，如此迫緊鄭軍要南攻北討，沿海征戰，耗損戰力。若要持久守駐，則又要榨取百姓之糧賦，形成暴虐，內傷民心。鄭成功雖儘量克制，奈何鄭氏家族之橫徵暴斂，造成損壞，是以鄭成功一生抗清時期在金門之時間最久，金門百姓卻未奉祀拜敬，其故在此。

鄭氏之衰危也，雖是清之強盛，又逢康熙大帝之英主，明廷腐敗，已離民心，大廈將傾，獨木難支，此鄭成功雖申大義，亦難成功，此為時勢難為。其次，鄭氏之未能強盛，以其不能攻取廣大陸地作為腹地，遂使海權之補給受窘困，此為其二。之外，鄭氏或時措舉不當，使叛將分裂而為敵所資用，黃梧之獻焦土政策，對鄭氏糧餉之補給構成致命傷，施琅之精明強毅，終敗鄭軍於海戰，而降服鄭克塽，此其三。再者，清廷之以夷制夷與分化利誘厚待叛將降卒之高明，產生了分化發酵作用。最後，鄭氏內部之矛盾分裂所致，故唯團結才能持久存在，分裂對立即為敵所資而自敗，此為前車之鑑也。

從鄭成功之據守金門，或再從民國卅八年古寧頭大捷，由此可見金門對於澎湖—臺灣戰略地位之重要。臺灣、金門互為唇齒，互為呼應。故蔣總統所說：「無金門即無臺澎，捨臺澎，亦即無金門。」有人說過「命運共同體」，凡是在中華民國的領域內，應團結一致，才能長存久安，不是嗎？



參考書目

- 1.《金門縣志》上、中、下冊，金門縣政府印行，民國八十年增修。
- 2.《台灣通史》上、下冊，連雅堂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四月版。
- 3.《鄭成功與金門》，郭堯齡編纂，金門縣文獻委員會，民國六十七年三版，金門日報社印刷。
- 4.《細說明鄭》，陳澤編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省印刷廠，民國六十七年。
- 5.《明延平郡王台灣海國紀》，余宗信編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6.《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 7.《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 8.《金門古今戰史》，張火木著，《金門學》叢刊，民國85年10月。
- 9.李增德：〈「漢影雲根」〉，頁183-210。《e世紀的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銘傳大學，民國91年3月22日。
- 10.《金門先賢錄》，第二、三輯，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61年。
- 11.《魯王與金門》，郭堯齡編纂，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60年。
- 12.《滄海紀遺》，明洪受著，金門縣文獻委員會，民國59年。
- 13.《竹塹文風》，郭正民編著，新竹縣立圖書館，民國50年。
- 14.《台灣史綱》，黃大受著，三民書局，民國71年。
- 15.《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譚繼山譯，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 16.《認識台灣》，周宗賢主編，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5年。
- 17.《金門人文探索》，張榮強著，《金門學》叢刊，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 18.《閩台文化交融史》，林仁川、黃福才，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
- 19.《閩文化概論》，何錦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鄭成功與原住民：

歷史建構中的扭曲、淡化與除去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

【論文摘要】歷史的建構在於時間內涵的組串與其意義的詮釋，內涵的組串牽涉部分群體共有的經驗、記憶，而意義的詮釋則須還原於部分群體的共識與利益的取向。民族的記憶載體即語言文字的發展、族群互動經驗、族群力量的強弱與夫史觀，即看待、處理歷史的觀點、原則，均將影響其歷史之表述。漢民族的歷史文獻對於鄭成功的評價，仍然侷限於一種本位的角度，無法充分觀照時台灣社會的客觀現實，延續傳統對於「邊裔」民族的態度，以「夷狄」與「華夏」為表述的區隔，從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歷史描寫與詮釋內涵。

原住民面對漢民族塑造的台灣「開發史」，容易因為這些觀點的呈現與材料的拼合，與部落內部傳承的口述資料的難以吻合而表現冷漠與排拒的態度，轉而對於民族誌（ethnography）的撰述較有發展的興趣，即使曾有官撰各族群歷史的機緣，如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原住民史」編撰計畫，但其取材最多的仍屬漢文字累積的文獻，運用部落口碑的篇幅仍然太少，這就清楚反映原住民對於已然成形的「台灣開發史」固然缺乏介入，對於「原住民族歷史」的建構仍有很多必要的努力。台灣是多元的民族文化組成的社會，其觀看歷史的角度應該透過多元聚焦的型態，並且容納不同的視野呈現的內涵，同時在共同參與的歷史建構過程裡，維繫自主的史觀與詮釋立場。「接觸的歷史」或「互動的歷史」是建立台灣整體歷史的主要